



# 從頭愛到尾

文／子歸

“在我人生的每一個臺階，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，你的手總是在攙拉著我，把我帶在你身邊……”唱著這美妙的歌曲《最知心的朋友》，我回味著人生路上的每一步。

## 走路飄飄然

研究生畢業後，我分配到研究院工作。由於工作刻苦，為人熱情，也有些寫作基礎，所以深得研究院領導的賞識，經常為領導寫彙報材料，有時也為他們處理一些私事。我狐假虎威地跟在領導後面，就不知道有多美了，走路都是一種飄飄然的感覺。

我一邊逢迎領導，一面小心地為自己勾畫著日後升官發財的藍圖。領導成了我眼中的皇帝，他們的臉色就成了影響我情緒的標準：領導不高興，我也陰雲密布；領導誇我兩句，我就樂不可支。

我逐漸失去了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同理心。有時在飯店裡吃飯，對服務不滿意，就大聲呵斥服務員一番。我的貪婪之心也愈發膨脹起來，經常用公款吃喝，還在單位報銷私人花銷。我的酒量也大增，陪人喝酒，經常是喝白酒半斤以上。現在想來，當時真是又貪婪，又自私，又狂妄。

正當我精心編織著升官發財美夢的時候，一個偶然的事情，改變了我的人生航向。

在大學畢業後的第五年，研究院的一位院長安排我幹一個項目。他告訴我這個項目非常重要，會影響總公司的長遠發展方向。

領導既然這麼看得起我，把這麼重要的事情交給我，我當然是赴湯蹈火在所不惜了。我用四

個來月，沒黑沒白地把項目完成了，而且裝訂得非常漂亮，就等著給領導彙報、得獎賞了。但沒有想到的是，這位領導不但沒有過問這個項目，而且我也沒有因為做這個項目得到一分錢。

## 去“極樂世界”

我極度失望。我覺得領導們是那樣的狹隘和貪婪，每天就知道占國家的便宜，給自家撈好處，卻不去關心那些實實在在幹工作的人。

我意識到，如果自己的命運掌握在這些人的手裡，以後一定沒有什麼發展前途，而且可能會後悔一生，不如趁年輕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我就開始學托福和GRE，準備到美國或加拿大留學。

面對著英語的學習、單位的工作、周圍人的輿論及自己身體不佳等多方面的壓力，我咬著牙，硬是逼著自己堅持下來。母親遺傳給我的高血壓，使我一旦休息不好就胸悶，但我經常忍著劇烈的胸部悶痛背英語單詞。有一次，我竟有半個多月沒有離開自己的小房子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。

這些壓力，也使我的性格有些變態了。在家裡，我常和妻子因為一些小事發脾氣，一個本來幸福的家變成了戰場；在單位，我覺得每個人都是我的敵人，領導是敵人，因為他們逼我走這條不歸路。普通同事也是敵人，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在嘲笑我……

我這麼一位平素大家稱讚為“性格開朗、熱情的好青年”，在這種重壓下，突然就顯出了原形，成了一個時常蠻橫無理的人。

當我感到周圍人不喜歡我，我和大家關係很僵時，我開始了對自身的反省。我越來越感到，自己是多麼的心胸狹隘。平常與別人沒有衝突的時候，還可以裝出一副為人友善的態度，但當別人做事稍使我不滿意時，就挑東挑西，刻薄的本性就暴露了出來。

認識這個問題後，我就暗暗敦促自己，要用一顆寬容和誠實的心對待別人。然而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我還是經常在小事上與人斤斤計較。

在我離開單位出國前，我給研究院的領導寫了封信，信裡有這樣一段話：我心胸太狹隘了，在這裡我已經無法改變自己。我希望能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在那裡可能我會找到什麼東西，來洗滌我這醜惡的靈魂。

## 有意味的話

2003年秋，我來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成為一位著名學者，成了我追求的新目標。由於課程壓力大，又希望把在國內的一些

研究成果寫成英文，我經常一天工作十二、三個小時，和妻子到街上散步還要卡著時間。那個我來到西方要找的“洗滌靈魂”的東西，還是沒有找到。

在家裡，我經常和妻子歎息：“唉，人活著每天累死累活地忙碌；突然某一天，還會‘喀嚓’一下就死了。到底我們活著有什麼意義呢？”

妻子懷孕以後，我也沒有感到任何高興，因為我知道這個孩子也會和我們一樣可憐，也會是一個匆匆過客，忙碌一輩子，突然某一天就在地球上永遠消失了……

一種莫名的失落感，經常會湧上我的心頭：唉，加拿大還是沒有我要尋找的、使心胸開闊的良方啊！可能我這輩子，就只能是個心胸狹隘的人了。

然而，“尋找，就尋見：叩門，就給你們開門。”（《馬太福音》7：7）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，我終於找到自己要找的東西。

2005年4月24日是一個星期日，下午一點多，我從辦公室出來，走回家吃午飯。過紅綠燈的時候，我走在了四個中國人的後面，聽他們聊天。當我聽到其中的一位說，現在中國的社會風氣很不好時，就忍不住插了一句話說：“現在中國許多國營單位的領導就知道貪污，把國家和人民的錢拿給自家……”我們就這樣一邊走一邊聊起來。

一眨眼，就來到了我住的公寓前。他們告訴我，他們剛在教會做完禮拜。其中一位掏出教會當天發的單張送給我，指給我上面的教會地址，歡迎我以後有時間去做禮拜。

回到家裡，我和妻子念了幾遍那張紙上的話：“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，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，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。”（《雅各書》1：21）我越琢磨越覺得這句話有意味。

## 我愛這結尾

第二個禮拜日，我第一次來到多倫多大學校園內的華夏聖經教會。我被牧師的講道深深吸引了，感到他所講的那心胸狹隘的人就是我。當牧師讓台下有感動並希望耶穌作生命救主的人舉手的時候，也不知道什麼原因，我的手情不自禁地舉了起來。其實，當時我對耶穌為人類背十字架而死是怎麼回事，都一無所知。

過了一個月，我把妻子也帶到了教會。接著，我們開始了很正規的教會生活：每個星期日去作禮拜，並參加了教會的初信造就班和信望愛團契。

每天晚上，我也不逼著自己去辦公室加班寫論文了，我們夫妻二人一起朗讀聖經，一起品味其中的深刻含意。

我們夫妻也很少鬧彆扭了。有不滿意的地方，我們就祈求神的幫助，從而學會了彼此理解和尊重。我和妻子越來越相愛，真正有了一個溫馨而快樂的家。有一天，妻子含著淚，激動地對我說：“你以前是那樣的剛硬和急躁，我真害怕你不能成為一個好爸爸，怕你會經常和孩子發脾氣。現在主把你變得柔和多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2005年感恩節，我和妻子及我們未出生的孩子一起受了洗。“我已起誓要跟隨主，永不改變。”《最知心的朋友》的結尾之句，就是我的決心！

作者來自北京，多倫多大學地質系博士生。

（原載“海外校園”2007年10期〈總八十五期〉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）

#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？

耶穌說：“我告訴你們，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，喝什麼；為身體憂慮穿什麼。生命不勝於飲食嗎？身體不勝於衣裳嗎？（《馬太福音》6：25）”

他又對門徒說：“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因為，凡要救自己生命（生命：譯靈魂；下同）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著生命。

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？（《馬太福音》16：24—26）

親愛的朋友，若你真愛惜你的人生與靈魂，此刻最珍貴的機遇在你面前，耶穌基督呼召你跟隨他。若你願意，請做下面的禱告：

親愛的主耶穌，我相信你道成肉身、死而復活，擔當了我罪的刑罰並賜我永生。我願意棄絕自己舊的、充滿罪性的生命，來得著你裡面豐盛的、與神和好的生命。我請求你來做我生命的主。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！

